

日、汉语被动句的“受影”与“受动”

The Affective Passive and the Neutral Passive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王亚新

[摘要] “受影”与“受动”的分化是日语和汉语的被动句中都能观察到的现象。日语被动句受语义、句法和词法等多方面约束,出现了受影和受动并存的多种句式变体,汉语被动句主要受语义和句法约束,因此“受影”成为使用被字句的主要语义动因,并在表示“受影”上形成多种句式变体。本文对日、汉语的“受影被动句”和“受动被动句(中立被动句)”做一个对比分析,探讨一下这两类句式在句法与语义上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

[关键词] 被动句 题述句 受动 受影 日汉对比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features of passive sentence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passive sentence variations in both languages. Because of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restrictions, the subject (topic) of passive sentence represents both of the patient as an acted role and the affectee as an affected role in Japanese, but mainly as an affected role in Chine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passive sentences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Key words: passive sentence; topic-comment sentence; patient; affectee; contrastive analysi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引言

日语被动句具有多种句式变体,不少先行研究倾向于把这些句式变体视为日语的独特现象,但实际上汉语也存在多种被动句变体。因此,日语的被动句仅仅与英语对比时会显得特殊一些,与汉语等其他语言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到很多共性。

王亚新(2016)就日、汉语被动句做了一个对比分析,指出“受影”和“受动”的分化是形成多种句式变体的语义动因,而题述句是实现这些变体的句式基础。本文在秉持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就受影与受动的分化现象以及被动句的句法与语义特征等再做一些整理和补充。

本文涉及的“受影被动句”(受影受動文, affective passive)与“中立被动句”(中立受動文, neutral passive)主要依据松下大三郎(1930)、久野暲(1983)和益岡隆志(1982, 2016)的分类,其中“受影被动句”与松下以来一直讨论的「利害の被動」「迷惑受身」以及「被害受身」等基本重合,“中立被动句”则与松下的「單純の被動」基本一致。

这里说的“受影”主要指物理或心理上的影响,也包括非意图或非预期性语气,因此覆盖范围比“被害”要广一些,而“中立”主要指不附带这种语气的中立性陈述。从广义上讲,“受益”也是一种受影,但本文将受益归入中立来处理,这是由于中立性行为用于日语或汉语被动句时产生的受影义中一般不含受益语气,说明受益同中立一样也属于受影被动句的派生用法。

本文涉及的汉语被动句主要指“被字句”,也包括一部分使用“叫、让、给”等有标形式的同类句式。

1 先行研究

松下大三郎(1930)最早将日语被动句分为「利害の被動」和「單純の被動」两类。

(1) a. 子どもが犬に噛まれた。/孩子被狗咬了。

b. 花が風に散らされた。/花被风吹落了。

(2) a. 家毎に門松が立てられた。/家家户户都竖起了门松。

b. 国旗は水夫によって高く檣上に掲げられた。/国旗被水手高悬在桅杆上。

松下认为(1a)的受动者「子ども」具有“人格”,受到了伴有利害语义动作的影响,施动者「犬」在句中为显要(明確)成分。(1b)的「花」虽然不具人格,但作为一种“拟人”表述,也属于「利害の被動」。相反,(2a)这种「單純の被動」的受动者不具人格,其施动者为非显要成分,通常可以省略,需要提及时一般采用「～によって」格式,如(2b)。

鈴木重幸(1972)和鈴木康之(1977:48-55)将日语被动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3) a. 直接対象の受身(以下称“宾格被动句”)

太郎が次郎をなぐった。→次郎が太郎になぐられた。

b. 相手の受身(以下称“与格被动句”)

太郎が次郎に英語を教えた。→次郎が太郎に英語を教えられた。

c. 持ち主の受身(以下称“属格被动句”)

太郎が次郎の自転車をこわした。→次郎が太郎に自転車をこわされた。

d. 第三者の受身(以下称“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みんなは雨に降られた。

太郎は花子に死なれてしまった。

上述日语被动句有些不能直译成汉语的被字句,但并不排除汉语也存在着同类句式。汉语实际上也可以造出表示类似语义关系的句子。

(4) a. 次郎被太郎打了一顿。(宾格被动句)

b. 次郎被太郎问了很多问题。(与格被动句)

c. 次郎被太郎弄坏了自行车。(属格被动句)

d. 次郎被太郎的孩子哭了一夜。(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事实上,汉语被字句具有丰富的句式变体。

- (5) a. 工资全被他喝了猫尿了。(宾格被动句)
 b. 那块肉被我炒了青椒。(宾格被动句)
 c. 李四被后边的司机按了一喇叭。(与格被动句)
 d. 老师被学生贴了大字报。(与格被动句)
 e. 他被土匪砍掉了脑袋。(属格被动句)
 f. 这场比赛,二班被三班抢了先。(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g. 今儿我们本来很高兴的,被这翠环一个人不痛快,惹得我也不痛快了。(老残游记)(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日语和汉语的被动句是否对应涉及句式结构、动词体系以及语义关系等多个层面。我们这里要探讨的不是句式对应关系,而是日、汉语被动句各自的句式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益岡隆志(2016)将日语被动句分为“受影被动句”(受影受動文)和“中立被动句”(中立受動文),又将受影被动句分为“直接被动句”和“间接被动句”。

(6) 受影被动句^[1]

- a. 一本とった学生は…レフリーに制止され、おとなしくなった。(直接被动句)
 /得到“一本”的学生……被裁判制止后老实下来。
 b. Y氏は友人に先に文学賞を受賞された。(间接被动句)
 /Y氏被朋友抢先获得了文学奖。

(7) 中立被动句

- a.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の初代館長、梅悼忠夫さんの主著「日本探検」が講談社学術文庫から出版された。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首任馆长、梅悼忠夫的主要著作《日本探险》由(*被)讲谈社学术文库出版了。
 b. 今定例会では、53議案が可決されました。
 /在本次例行会议上,通过了53个议案。(*53个议案被通过了)

我们看到,(6)这类受影被动句多数能直接译成被字句,而(7)这类中立被动句则很难。其原因除了语义因素外,与汉语缺少格标记和与其对应的动词自他体系也有关。通常,从受动或受影这一视点来把握事件时,汉语的被字句并非唯一选择,还可以使用“语义被动句”和“受动动词句”等其他句式^[2]。

松下(1930)、久野(1983)以及益岡(1982, 2016)都提到受影被动句是日语固有句式,而中立被动句则是受西洋文体影响的结果。益岡(2016)认为受影被动句主语为受影者(affectee),而中立被动句主语是受动者(patient)。

木村英树(1997)对汉语被字句也做过类似的分析,认为汉语被字句主语是“受影者”。

一般认为,汉语被字句的句式语义与“被”字义有关,传统上表示“被害”。随着西方文体的影响,表示中立的被字句逐渐扩大到表示受益或中立,但受影被字句仍然占主流。被字句在使用范围以及语义关系上与英语被动句有很大不同,甚至与日语被动句相比,其使用范围也要小得多。其原因在于,英语和日语的被动句要涉及句法与词法两个范畴,除了句法层面的主谓一致性约束原则外,在词法层面,动词要与名词格保持对应的词尾形态。与此相反,汉语被字句主要基于句法和语义原则,“被”首先是一个句法标记,而不是词法标记。因此,相对于英语或日语依据词法原则而使用动词被动态时,汉语要依据句法和语义原则来进行筛选,

其结果造成了汉语被字句较多地保留了传统受影义,并在使用范围上受到了限制。

因此,从表示受影这一点来看,汉语与日语一样形成了多种句式变体,但从表示中立被动这一点看,汉语比日语的使用率要低很多。

王亚新(2011,2016)认为日语和汉语同属于“主题显著型语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而“题述句”(topic-comment sentence)这一句式可以超越谓词论旨结构(predicate argument structure)而构建多种句式。题述句这种句式特征必然会反映到被动句中,并构成被动句的多种句式变体。

2 被动句与题述句

日、汉语被动句的共同特征是受影与受动的分化,而题述句为这种分化提供了一个句式平台。受影与受动的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句子内部出现了受影者与受动者分化与并存的现象,其次是形成了分别以受影者和受动者为主语的不同句式并存的现象。

在日语被动句的讨论中,保留宾语是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英语里也会出现类似句式,如英语的双宾动词一般会构成带有保留宾语的与格被动句。

(8) a. She was told a long story.

b. 彼女は長い物語を聞かされた。

c. ?她被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9) a.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a very difficult question.

b. 学生たちはとても難しい問題を聞かれた。

c. 学生们被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双宾动词有三个论元[施动格+与格(间接宾语)+受动格(直接宾语)],从双宾动词表示的论旨结构看,与格(dative)和受动格(patient)都具有受动性(causally affected),因此以与格(间接宾语)为主语构成被动句时就会出现保留宾语。(8c)的汉译有些不自然,其原因除了“讲”或“讲述”不是双宾动词外,与句子本身缺少受影义也有关,而(9c)的“问”是双宾动词,且句子伴有明显的受影义,因此可接受度大为提高。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与格被动句(相手の受身)及保留宾语等是很多语言都能观察到的现象。不过,由于日语没有双宾动词这一分类,且多数动词能通过「～に」来导入与格,因此,日语与格被动句的使用范围和频率要远远高于英语和汉语。

除了上述保留宾语句式外,日语也会出现下述与格被动句。

(10) a. 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に参加した学生には、地元から表彰状が送られた。

b. 成吉思汗は二人の使節を命旦夕に迫った金国最後の城邑に送った。使者には金国皇帝への親書が託された。(「蒼き狼」,引自村上1986用例)

c. 舛添要一氏の辞職に伴う東京都知事選は31日投開票され、元防衛相の小池百合子氏の初当選が確実となった。…小池氏には混乱した都政の立て直しが求められる。(毎日新聞2016/07/31)

上述句中,与格保留了原有的「～に」标记并成为句子主题,而受动格升为主格。从这一点看,与格被动句虽然不是日语独有现象,但在使用范围广且具有多种句式这一点上有其独特之处。

我们看到,(8)(9)和(10)这两类句式在句法和语义上是有区别的。虽然谓语部分「～を

+VP」和「～が+VP」都属于短语层面,需要有其他成分的参与来构成一个整句,但保留宾语「～を」在语义上意味着另有一个受动主体,而「～が」意味着其自身为受动主体,后者在论旨关系上形成一个自足的语义单位,而全句的主语是一个间接参与者。从这个意义说,(8)(9)的主语是直接受动(或受影)者,而(10)的主语是间接受动(或受影)者。

除了与格以外,场所格(location)和源点格(source)也能构成类似的被动句。

(11) a. 玄関には、新しい表札がつけられた。

/门口挂上了新的名牌。

b. 合格した商品(に)はシールを貼られて倉庫に搬入された。

/合格的商品(被)贴上标签搬进仓库里。

(12) a. 火事現場からは、4人の死体が運び出された。

/从火灾现场搬出四具尸体。

b. カンニングをした学生(から)は、解答用紙を取りあげられた。

/作弊的学生被收走了考卷。

(11a)的场所保留了「～に」格式,受动格「表札」使用「～が」,(11b)的「商品」对于「シールを貼る」来说是场所,对于「搬入する」来说是对象,所以「商品」既可以视为场所,也可以视为受动者,属于后者时,受动格「シール」一般使用「～を」。同样,(12a)的源点保留了「～から」,受动格使用「～が」,(12b)的「学生」既可以视为源点也可以视为受动者,因此受动格使用了「～を」。

(11)和(12)属于不同的类型,从广义上说,(11)的场所格被动句在表示被“赋予”这一点上接近与格被动句,而(12)的源点格被动句在表示被“夺取”这一点上接近属格被动句。这一特点,从上述汉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上述被动句显示了日语被动句式扩展的多种可能性,意味着主语位置上除了与格或场所以外,也可以接受其他成分,而其中最常见的是属格(持ち主)。

(13) a. 次郎の自転車が太郎に壊された。(宾格被动句)

/次郎的自行车被太郎弄坏了。

b. 次郎は、太郎に自転車を壊された。(属格被动句)

/次郎被太郎弄坏了自行车。

(13b)是(13a)的变体(派生)句式,这种句式在表层结构上跟与格被动句基本一致,同样有保留宾语,施动者使用「～に」。不同的是,与格被动句的主语与保留宾语之间没有领属关系,而属格被动句的主语与宾语之间具有领属关系。

除了保留宾语格式外,属格被动句也会出现「～は～が+VP」这种受动格作短语(分句)主格的句式。

(14) a. 私たちの家財道具は空襲で焼かれた。(宾格被动句)

/我们的家产被空袭烧光了。

b. 私たちは空襲で家財道具を焼かれた。(属格被动句)

/我们被空袭烧光了家产。

c. 私たちは空襲で家財道具が焼かれた。(属格主题+被动分句)

/我们因空袭,家产被烧光了。

(14b)和(14c)在句式结构上有差异,(14b)的整句属于一个被动单句,受动格「～を」包

含于谓语内部,属格作为直接受动者(在表层表现为主语或主题)直接与「~れる/られる」形成句法约束关系,而(14c)属于题述句中的主谓谓语句,受动格「~が」作为受动者与VP构成一个分句(主谓短语),属格与这个分句形成直接约束关系,而与「~れる/られる」形成一种间接约束关系。二者之间的差异如下,

(15) a. 私たちは[家財道具を焼く]られた。/我们被[烧光了家产]。

b. 私たちは[家財道具が焼かれた]。/我们[家产被烧光了]。

这两种被动句在语义上也有明显差异,(15a)主语为直接受动(受影)者,而(15b)主语为间接受动(受影)者。由于后者的分句主语(家財道具が)承担了受动者这一语义角色,从而弱化了属格(整句主语)作为受动(受影)主体的语义地位。

属格被动句虽然在句式表层上跟与格被动句很相似,但在深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属格不是谓词论旨关系中的直接论元,因此属格被动句无法直接还原成主动句。同时,由于属格被动句的主语不受论旨关系约束,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扩展空间,衍生出更多的句式变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属格被动句是被动句分化的一个标志性句式,能否形成属格被动句是判断不同语言类型的一个标准。

在日语和汉语中,属格通过“主题化”而成为句子主语(主题)^[3]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我们在很多句式上都能观察到这一现象。

(16) a. 象の鼻は長い。→ 象は鼻が長い。

/大象的鼻子长。→ 大象鼻子长。

b. 私の頭が痛い。→ 私は頭が痛い。

/我的头疼。→ 我头疼。

c. 彼女の扁桃腺が腫れている。→ 彼女は、扁桃腺が腫れている。

/她的扁桃腺发炎了。→ 她,扁桃腺发炎了。

d. 源氏物語の著者は紫式部だ。→ 源氏物語は紫式部が著者だ。

/源氏物语的作者是紫式部。→ 源氏物语,作者是紫式部。

e. 今日の夕食のメイン料理は魚だ。→ 今日の夕食は、魚がメイン料理だ。

/今天晚餐的主菜是鱼。→ 今天的晚餐,主菜是鱼。

f. 父に殴られて次郎の前歯が折れた。→ 次郎は父に殴られて前歯が折れた。

/挨了父亲的打,次郎的门牙掉了。→ 次郎挨了父亲的打,门牙掉了。

上述句式都显示出,题述句超越了谓词论旨关系,形成了[主题—解说]这种句式语义关系。在这种句式关系中,主题成为论旨关系的直接论元,而谓词则降为[解说]内部的次级句法成分。

题述句中的主题多数为属格,但也会有其他成分。

(17) a. このにおいは、ガスが漏れてるに違いない。

/这个味儿,肯定是煤气漏了。

b. 魚は鯛がいい。/鱼是鲷鱼好。

(18) a. ぼくはウナギがいい。/我喜欢鳗鱼。(我是鳗鱼好)

b. 私は猫が好きだが、あなたは? —ぼくは犬だ。

/我喜欢猫,你呢?—我喜欢狗。(我是狗)

(17)的主题表示话题或话题的界定,(18)的主题表示评述者或评述立场。被动句中也会

出现以这类成分为主题的句子。

(19) a. (高速道路での)落下物は、落とし主が責任を問われる。

b. 被害が大きかった東側の建物は、警察の検証が進められていて、家族も中に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血の跡が多く残り、ひどい状況だった。(NHK News Web 2016/07/26)

(19a)「落下物」和(19b)「建物」不是属格，也不是受影者，而是话题范围或解说对象。在日语里，与格和属格以及其他成分能够作为主语而构成多种被动句的原因之一是日语具有题述句这种可以摆脱谓词论旨关系的句式平台，尤其属格被动句是通过属格的主题化而构成的句式，因此主谓语之间形成了一种更为松散的语义联系，进而产生更多的句式变体。同样，我们在汉语里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

题述句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情物与无情物的选择中优先有情物，部分对整体的选择中优先整体等都是重要的语义动因，此外，[话题—解说]这一句式语义可以超越谓词论旨关系而构建句式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

3 受影被动句

在日语里，有情物优先或整体优先是一个普遍性现象，被动句也不例外。从语义角度看，在表示“受影”这一点上，有情物或整体显然比无情物或部分享有语义上的优势。在汉语里，句式的构建虽然不受有情物或无情物的限制，但是，整体优先于部分、题述关系优先于谓词论旨关系等也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由于属格被动句能摆脱谓词论旨关系的约束，带来的另一特征是谓语部分除了接受他动词以外，也可以接受自动词或其他谓语形态。

(20) a. 次郎の息子は(太郎に)殺された。(宾格被动句)

/次郎的儿子被(太郎)杀了。

b. 次郎は(太郎に)息子を殺された。(属格被动句)

/次郎被(太郎)杀了儿子。

c. 次郎は息子が殺された。(属格主题+被动分句)

/次郎，儿子被杀了。

d. 次郎は息子に死なれた。(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次郎被儿子死了。→次郎死了(一个)儿子^[4]。

(21) a. 次郎は息子を亡くした。(体验者他动句)

/次郎死了(一个)儿子。

b. 次郎は息子が死んだ。(属格主题+自动分句)

/次郎，儿子死了。

(20a)是宾格被动句，(20b)是属格被动句，(20c)是主谓谓语句式被动句，(20d)是第三者行为被动句。在句式结构上，(20a)(20b)(20d)属于单句，宾格或属格为直接受影者，而(20c)属于主谓谓语句，属格为间接受影者。严格地说，从受影看无所谓“间接受影”或“直接受影”，都应视为直接受影，所不同的是，(20b)和(20d)的属格是作为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来表述的，而(20c)的属格是作为间接参与者来表述的。二者的差异类似(21a)与(21b)。(21b)的主语仅仅是“体验者”(experiencer)，而(21a)的主语除了体验者外，还伴有源自句式本身的

行为“施动者”或“意图者”等角色语义，因而句子伴有对儿子的死负有责任这一语义色彩。同样，(20c)的属格虽然也是受影者，但非直接受动者，所以其受影义相对弱一些。我们在(20b)与(20c)之间，以及(21a)与(21b)之间所能感受到的正是这种语义上的差异。

(20d)的「次郎」是以[属格+受影者]这种双重语义角色出现的，这种语义角色还可以扩展为单一[受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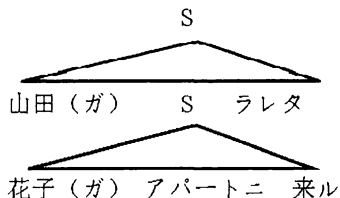
- (22) a. 次郎は息子に死なれた。/*次郎被儿子死了。
- b. 次郎は花子に泣かれた。/*次郎被花子哭了。
- c. 次郎は花子に先に文学賞を取られた。/次郎被花子先拿到了文学奖。

(22a)「次郎」是[属格+受影者]，而(22b)(22c)「次郎」只是单纯的受影者，但这并不影响其成为受影被动句的主语。从认知角度看，在现实世界中，属格作为领属者通常会因被领属部分的受动而受影，同样也会因第三者行为而受影。

从语义上看，受影被动句主语的主要语义角色是受影者，可以兼为受动格、与格或属格，但也可以只是单一受影者。从句式结构看，受影者在论旨关系上比受动更为松散，只要能满足其受影说明，不论他动词或自动词、甚至分句等都可以进入谓语。

久野(1983: 193)认为(22)这类句式是由一个被动句式包孕另一个句子而构成的，它在深层形成了一个“复句深层结构(複文深層構造)”，或叫“非同一深层结构”(非同一深層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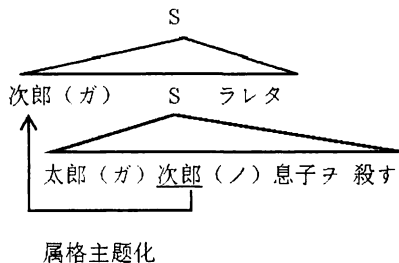
- (23) 山田は、花子にアパートに来られた。(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久野认为这种复句结构不同于表示单纯受动(同一深層構造)的「直接受身文」^[5]，由于句式自身的语义是表示「山田」受到「花子が来る」的影响，因而天然带有受害义。

我们看到(20b)这种属格被动句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操作来分析。

- (24) 次郎は太郎に息子を殺された。(属格被动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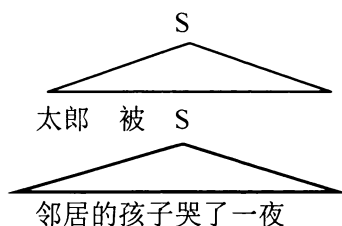


(23)和(24)的「次郎」之间虽有属格和非属格的差异，但作为受影者都受到了第三者行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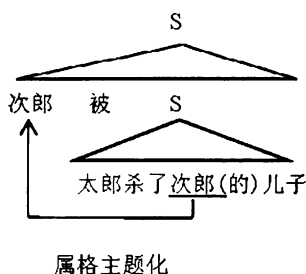
同样，汉语被字句也能做出类似分析，而且由于汉语没有词法形态变化，因此其句法与

语义关系可以显现得更清晰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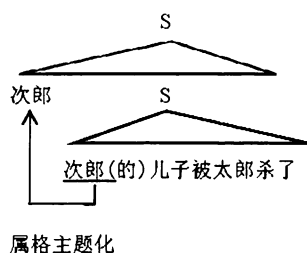
(25) 太郎被邻居的孩子哭了一夜。



(26) 次郎被太郎杀了儿子。



(27) 次郎, 儿子被太郎杀了。



(26)和(27)的区别在于,(26)是从“太郎杀了次郎的儿子”这一谓词论旨关系中通过属格主题化操作而构成的被动句,而(27)可以视为“次郎”直接从“次郎的儿子被太郎杀了”这个被动句通过主题化而构成的句式,后者与在句法与语义关系上与(16)各句的属格主题化现象具有更多的共性^[6]。

在汉语里,相对(26)来说,(27)是更为常见的句式,分句主语“儿子”作为受动者先构成一个被动分句,然后再与属格受影者形成语义约束关系。这种句式在句法上相对松散一些,但对于缺少语法形态的汉语来说是一种更容易操作的句式。

(27)这类句式在日语里相对少一些,但在实际语言中也能看到不少例子。

(28) a. ペテルブルグに居た日本漂民は、死亡者二人を除いて残りの三人がイルクックに移されている。(『おろしや国酔夢譚』)

b. 宇喜田智子は、…家族が殺され、難民となって妹の萌や仲間と逃亡。精神的に病んだ萌の為に必要以上に世話を焼いている。(『ダーク・シェル』, asahi.)

com, 2002/12)

(28a)的「日本漂民」可以解释为受影者,但实际功能是界定话题,(28b)的「宇喜田智子」为属格受影者,受到分句所述事件带来的影响,这个分句在语义上接近一个原因分句,表示了一个客观事件。这也是日语被动句中「～を」和「～が」之间感受到的语义差异。

4 中立被动句

日语的受影被动句含有多种变体,以往的分析一般将与主动句相对应的宾格被动句视为“直接被动句”(直接受身文),而将与格被动句、属格被动句以及第三者行为被动句视为“间接被动句”(間接受身文)。不过,从论旨关系看,与格也是论旨结构中的一个直接论元,属格虽然不是直接论元,但作为一个与受动格有关联的成分,可以算作一个间接论元。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单句形式的与格被动句和属格被动句都可以视为直接被动句。而(3d)「雨に降られる」以及(22b)(22c)这类被动句可以视为间接被动句。

日语的直接被动句多数表示受影,但也能用于受益或中立,间接受动句仅用于受影,一般不能表示受益或中立。

(29) a. 次郎の作文は先生に誉められた。(宾格被动句)

/次郎的作文被老师表扬了。

b. 次郎は先生から表彰状を授与された。(与格被动句)

/次郎被老师颁发了奖状。

c. 次郎は先生に作文を誉められた。(属格被动句)

/?次郎被老师表扬了作文。

(30) a. 山田は息子に昇格された。(间接被动句,久野1983用例)

/?山田被儿子升了官。

b. 次郎は太郎に飯代を払われた。(间接被动句)

/?次郎被太郎付了饭钱。

(31) a. 次郎は先生に見られた。(宾格被动句)

/次郎被老师看见了。

b. 次郎は先生から成績表を渡された。(与格被动句)

/?次郎被老师发了成绩单。

c. 次郎は母に髪を切られた。(属格被动句)

/次郎被妈妈剪了头发。

(29)由于动词本身表示受益,因此三个句子都能表示受益,而(30)这类间接被动句尽管动词表示受益或中立,都一律变为受影,说明直接被动句和间接被动句在句式语义上有明显区别。不过,我们也看到,尽管(31)各句的动词表示中立,但转为被动句后也会带有受影义。说明在日语中,虽然直接被动句从表示受影扩展为表示受益或中立,主要是由于所述事件本身的受益性或中立性,作为被动句式本身仍然保留了受影这一句式语义特征^[7]。

汉语里也能看到类似的倾向,除了(29a)宾格被动句和(29b)与格被动句以外,其他格式的被动句都伴有受影义,其中有些汉译不自然不是由于句法制约,而是由于受影义不够显著。而且,即使(29a)这类宾格被动句一般也会使用“受到”等受动动词。因此,汉语被字句与日语相比,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受害语义。

一般认为,日语的中立被动句主要指下述用法。

(32) a. この敷石の大理石も、赤、緑、黒の斑点のある白大理石で、一步一步足を運ぶのが危く感じられる程滑らかに磨き立てられてあった。(おろしや国酔夢譚 246)

/脚下铺的大理石也是带有红绿黑斑点的白色大理石,被磨得格外光滑,每迈一步都觉得要滑倒似的。

b. 引き取った苗木は、防火道路の緑地帯に、9メートルの間隔を置いて移植されました。(山本有三集219)

/接收下来的树苗被移植到防火道路的绿化带里,每棵间隔9米。

这类被动句用于表示状态或行为结果,一般不伴有受影义。我们看到上述汉译也可以使用被字句,且不伴随受影义。不过,这类被动句并不表示受动者承受了施动者的某个行为,因此不属于行为句,只是一种结果状态句。

日语的中立被动句还经常用于以下场合。

(33) a. 仙台市に司令部を置いた旧陸軍第2師団所属部隊の「陣中日誌」の解説が、在仙の歴史研究者らによって終了した。…戦闘状況や兵營の生活が記されている。(河北新報ネット 2016/07/31)

/司令部设在仙台市的旧陆军第2师下属部队的〈阵中日记〉的解读由仙台的历史研究人员完成了。……(上面)记载了战斗情况以及军营生活。

b. 参議院選挙で、野党4党は統一候補として鳥越氏を擁立し、政党が前面に出る選挙戦が展開された。(毎日新聞 2016/07/31)

/参议院选举中,四个在野党推举鸟越为统一候选人,展开了政党出面的选举战。

(34) a. 目の前には、ご飯とみそ汁が運ばれてきた。/面前端来了米饭和酱汤。

b. 街角の電信柱に初めて新聞が張り出された。久しぶりになつかしいたよりを聞くように、私も大勢の頭の後から新聞をのぞきこんだ。(放浪記)

c. 私の移された教室には、軍医予備員は一人もいなくて一般兵科の若い重症者ばかり集められていた。(黒い雨)

/我(被)搬进的教室里,一个军医预备员也没有,挤满了一般兵科的年轻重伤员。

(33)是对前述事物的后续说明。(34)是表示某一场所发生的事态。其中的「～がVPされる」属于主谓短语,这些短语在汉语里一般不译成被字句,多数译成动宾短语。

久野(1983:205)认为受影与中立的区别在于受动者对行为的关联度(involve),关联度越高解读为中立的可能性越高,反之则解读为受影。久野列举了下述中立被动句,但我们看到这些句子也可以解释为源自事件本身的受益性或中立性,因此关联度并非决定性因素。

(35) a. 山田教授は、世界中の医学関係者に名を知られている。

b. 山田老人は、娘に脚をさすられながら、うとうとしている。

(36) a. 山田教授は、評論家にアイディアの新しさと文才を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る。

b. 山田は、社長に、日頃の精勤を表彰された。

益岡隆志(1982)将中立被动句分为“属性陈述被动句(属性叙述受動文)”和“降格被动句(降格受動文)”。

(37) a. この祭りは毎年七月に行われる。(属性叙述受動文)

/这个庆祝活动每年(*被)七月举行。

b. 相撲は、建仁寺の境内の空き地で行われた。(降格受動文)

/相扑是在建仁寺院内的空地上(*被)举行的。

(37a)的属性陈述句属于一种非事件陈述,非事件陈述通常不表示行为,因而会弱化受影义。(37b)的降格被动句主要用于既有事物的追溯性说明,不是表示事件的发生,而是表示事件的成因或过程。这类句中的施动者常常与场所、时间、工具、方式等一样仅作为事件的成因来处理,因此常使用「～によって」(方式)来表示。这种特征在下述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38) a. ?その寺は建てられた。

/*那个寺庙被建了。

b. (山頂に)寺が建てられた。

/(山顶)(*被)建了一个寺庙。

c. そのお寺は、9世紀前半に建てられた(のだ)。

/那个寺庙是九世纪前半叶(*被)修建的。

d. そのお寺は、空海によって建てられた(のだ)。

/那个寺庙是(*被)空海修建的。

(38a)由于仅仅表示“修建寺庙”这一事态的发生,因而有些不自然(详见例50的说明),改为(38b)会好一些。(38c)和(38d)是既有事物的追溯性说明,这里的「建てられる」相当于「出来る」这种非宾格动词,动词被动态并不表示受动,而是为了与名词格保持词法上的一致性。

从(38)的汉译可以看出,这类语义一般不使用被字句,(38b)为隐现句,(38c)(38d)为“是……的”句。这两类句中的动词一般不分自动和他动,仅相当于一个非宾格动词。由于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动词自他体系,动词的自他动主要靠句式语义来整合,因此,相对于(38)这类非宾格动词用法,汉语一般不会使用被字句。

(39) a. 中国队打败了韩国队。/中国チームは韓国チームを破った。

b. 中国队打败了(→ 败了)。/中国チームが破れた。

c. 中国队被打败了。/中国チームが破られた。

(39a)的“打败”为宾格动词,(39b)通常解读为非宾格动词,这是由于在“打”和“败”的组合中,表示结果的“败”处于语义优先地位。非宾格动词主要用于状态的发生或变化,在语义上不要求一定有施动者,因此(39b)在语义上是自足的。而(39c)表示了一个外因性被动行为的结果,在语义上一般要求有施动者,因此在语义上不自足,需要补上施动者或需要有语境来支撑。

受西方文体的影响,汉语中也开始出现表示受益或中立的被动句,但这类被动句一般不表示行为,多表示性质、状态或事态的成因,其受益性或中立性也主要源于事件自身的受益或中立性,如果事件自身的受益或中立性不确定,被字句的使用会受到限制或衍生出受影义。

(40) a. 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通常被分为两类。(茅盾:夜读偶记)

b. 今天,这里被称为黄河三角洲。(人民文学,1988年10月号)

- (41) a. 他今天被老师表扬了两次。
 b. 新娘子刚下车,就被大家迎进了门。
- (42) a. 他被授予英雄奖章。(与格被动句)
 b. 他被医生治好了多年的哮喘病。(属格被动句)
- (43) a. 孩子刚出院就被送到了姥姥家。
 b. 一名在9月29日交了200元介绍费的大一新生告诉记者,他被介绍到沙坪坝一单位面试,却被告知人员已满,职介所又介绍他去当搬运工,每天只有35元,与工作人员先前声称的“日薪100元至120元”相去甚远。(重庆晨报网 2008/10/02)

(40)为非事件句,表示属性陈述,(41)和(42)因事件自身的受益性而表示受益。但是,同样是被字句,(43)的“送到”“介绍”“告知”等中立动词则衍生出受影义。

由于汉语的被字句天然表示受影,因此导入施动者时,为避开受影义有时会使用“由”等其他形式^[8]。

- (44) a. 会议由他主持。/会議は彼が司会する。
 b. ?会议被他主持。/?会議は彼によって司会される。
- (45) a. 权力由少数人掌握。/権力は少数の人が掌握している。
 b. 权力被少数人掌握。/権力は少数の人に掌握されている。

(44a)一般使用“由”,除非特殊语境一般不使用(44b)。(45)两例都能成立,(45a)表示中立,(45b)表示受影。

日语的中立被动句属于直接被动句的扩展用法,当被动句表示受益或中立性事件时,受害义被抵消从而表示受益或中立。另一方面,被动句用于非行为事件(属性陈述)时也会排除受影义,此外,当被动句用于事件成因(降格被动)陈述时,被动短语仅相当于一个非宾格动词短语,这时也会排除受影义。

现代汉语的被字句也扩展到可以用于受益或中立性事件,但如果事件本身的受益义或中立义不明确时,被字句会显得不自然,或衍生受影义。由于汉语缺少动词的自他体系,因此相对于日语动词被动态构成的短语(包括非宾格动词)用法,汉语往往直接使用非宾格动词或其他格式来表述。

从被动句主语的语义角色来看,日语和汉语的原型被动句的主语都是[受动者+受影者]这一双重语义角色,当主语脱离受动而表示受影者时,其角色范围扩大到与格、属格或其他成分,并因此衍生出多种变体句式。当主语摆脱受影而仅表示受动时,其角色范围缩小,有时表示属性主体,有时仅充任主谓短语的主格。后者由于在汉语中通常以动宾短语的宾语出现,因此造成汉语被字句的使用率低于日语的结果。

5 被动句的语义特征

日语和汉语被动句传统上都伴有受影义,这种受影义主要与受动(受影)者对行为的发生缺少意图性或预期性有关。通常,主动句的典型句式语义是能动性,并伴有意图性和致使性,因此主动句的主语除了施动者以外,同时还具有意图者以及行为起因等语义特征。被动句正好相反,其主语作为受动(受影)者接受行为结果的同时,还伴有对该结果的非意图性或非起因性等语义特征,这种语义特征可以表现为非预期性、意外性以及外因性等。

- (46) a. 饭烧好了。/ご飯が炊けた。

- b. *饭被烧好了。/??ご飯が炊かれた。
- c. 饭烧糊了。/ご飯が焦げた。
- d. 饭被烧糊了。/ご飯が焦がされた。

“烧饭”除了表示动作和意图外,一般隐含对结果的预期性,(46a)反映了这种预期性,因此通常不使用被字句,而(46c)是一种非预期性结果,因此可以使用被字句。

通常,任何主动性行为都伴有意图性以及对行为结果的预期性,因此,预期结果的实现通常含有褒义,而非意图或非预期性结果的出现则含有贬义(受害或不情愿等)。日、汉语被字句的受影义显然也同这种非意图性、非预期性以及外因性等语义因素有关。杉村博文(2004:30-31)认为“意外性”是汉语被动句的重要语义特征。

- (47) a. 这台电脑居然让你给修好了。
/このパソコンはなんとあなたに直されてよくなった。
- b. 孩子居然让你给哄好了。
/この子はなんとあなたにあやされて機嫌をなおした。
- c. 今天我居然被领导表扬了一番。
/今日はなんと上司にしっかりほめられてしまった。

杉村认为被字句的句式语义是表示「受事を視点(perspective)に意外な事態との遭遇」。不过,杉村提出的“意外性”涉及范畴相对窄一些,而我们提出的非意图性或非预期性涉及的范畴更广一些。(47)的事件本身虽然具有受益性,但由于是非预期的,因此可以使用被字句。在汉语里,这种非预期性有时也能用于反身行为或第一人称行为。

- (48) a. 小李被石头绊倒了好几次。/李さんは石で何度も躓いた。
- b. 他被门夹了手。/彼はドアで手を挟まれた。
- c. 我被雪滑倒了。/私は雪で滑った。(李珊1997的用例)

日语被动句一般不用于反身行为或第一人称行为,但表示非意图行为时,有时也会用到被动句。

- (49) a. 子どもが(車のパワーウインドの)操作を自分で行き、誤って手の指を挟まれ怪我した事故が起きている。
- b. (私の)指先はナイフで切られて血が出ている。

(49a)为反身行为,(49b)是第一人称行为,但由于带有非意图性或非预期性,所以可以使用被动句。

有关汉语被字句讨论的另一热门话题是,被字句多用于“破坏义”,较少用于“建设义”。

- (50) a. 房子被拆了。/家は壊された。
- b. ?房子被盖了。/?家は建てられた。

我们看到,(50a)的“拆”可以表示预期性主动行为(有计划地去拆),也可以表示非预期性被动行为(没想到被拆),而(50b)的“盖”很少用于非预期被动行为(没想到被盖)。另外,从宾语角度看,(50a)“房子”为受事宾语(patient),通常先于“拆”而存在,一般预设为有定(那所房子),而(50b)的“房子”为结果宾语(result),晚于“盖”而存在,一般预设为无定(一栋房子)。在通常语境下,(50a)反映了“那栋房子没想到被拆了”这一语义关系,所以能成立,而(50b)如果反映“那栋房子没想到被盖了”则违反了预设条件,所以不自然,如果要反映“盖了一栋房子”的话,应使用动宾短语,如“空地上(没想到)盖了一栋房子”等。

通常,汉语被字句很少用于预期性行为,多表示非意图性行为或非预期性结果。因此作为结果,汉语的被动句通常表示过去行为,很少用于未来行为或预测行为。我们看到,日语的受影被动句,尤其是间接被动句也具有类似的语义特征。

6 余论

汉语被字句传统上表示受影,很早就出现了受影与受动的分化现象。

- (51) a. 赵姨娘……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红楼梦,第25回)
 b. 贾政还要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红楼梦,第33回)
- (52) a. 官军追杀了一阵,因为地形复杂,给郝摇旗逃跑了。(姚雪垠:李自成)
 b. 后半截被大黄狗叫了一阵给搅乱了。(赵树理:三里湾)
- (51a)“赵姨娘”为与格,(51b)“贾政”为属格。(52)为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上述被动句反映了复杂的语义关系,由于汉语缺少词法标记,因此被字句常常根据语义关系来整合,从而形成了容纳复数论旨关系的句式结构,形成多种句式变体。其中,有些被字句仅作为分句(短语)来表示原因,如果没有后续说明的话,很难成立。

- (53) a. 刚收拾好的房子,被孩子一折腾,又变得乱七八糟了。
 b. 出了澡堂,被凉风一飏,他觉出身上的轻松。(老舍:骆驼祥子)

上述画线部分仅相当于一个原因分句,如果缺少后续句,整个句子无法成立。

日语的间接被动句也具有类似特征。日语里(3d)「雨に降られる」虽然使用率很高,但实际上,「雷が鳴る/地震が起きる/魚が腐る」等由非宾格动词所表述的自然现象很少用于被动句。

不过,高見健一(2011:60-61)认为在特殊语境下,非宾格动词也能用于被动句。

- (54) a. 桜島にまた噴火され、地元の住民はとても困っている。
 b. エアコンに故障されて、暑くてかなわなかった。

但我们看到上述被动句也属于原因分句,因此需要后续说明。有些句子虽然没有后续句,但实际上需要语境支撑。

- (55) a. ??/*花子にCDをかけられた。
 b. ?花子にCDを大きな音でかけられた。
 c. 勉強しているのに、花子にCDをかけられた。(高見2011用例)

(55a)和(55b)作为单句很难成立,(55c)虽然成立,但实际上是在表示原因,我们可以靠语境判断出言外的「困っている」状态。

同样,下述被动句如果缺少后续句也很难成立(高見2011:66)。

- (56) a. 大関に序盤から星を落とされると、(相撲は)つまらないからね。
 b. 2階の人に午後ずっとピアノを弾かれ、うるさかった。
 c. 今年もまた春先に杉花粉に飛ばれ、鼻がむずむずしてしょうがない。

所以,日语的间接被动句,尤其是第三者行为被动句很多情况下也是作为原因分句而出现的,整个句子要说明的是受影者现有状态,这种状态有些是直接说出的,有些是通过语境来表达的。

注

- [1] 以下例句引自益岡隆志(2016),但排序不同,且删去了例句出处,汉语为笔者所译。
- [2] “语义被动句”指“衣服洗好了”这类以受动格为主语的受动句式。“受动动词句”指“他挨老师批评了”等使用“挨”这类使用受动动词的句式。
- [3] 从术语角度看,题述句的主语一般称为“主题”,但从句法角度看称为“主语”更合适一些,本文一般使用“主题”,但从句式角度论述时也使用“主语”。
- [4] 在汉语里,“死”等非宾格动词不能构成被动句,但非宾格动词可以用作宾格动词,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详述,有关论述请参考沈家煊(2006)以及王亚新(2011, 2016)。
- [5] 久野等(1983:194)认为直接被动句(中立受動文)是由“同一深层结构(同一深層構造)”的主动句转换而成的,所以不带有受影义。如「この子が皆にかわいがられる」是由主动句「皆がこの子をかわいがる」通过语序和格助词变换以及附加词尾形态「ラレル」而构成的。
- [6] 有关(13)这类题述句(主谓谓语句)的讨论会涉及到下述句法及语义问题。
a. 象は鼻が長い。→ *象は長い。 b. 源氏物語は紫式部が著者だ。→ ?源氏物語は紫式部だ。
这些问题同样也会出现在被动句中,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述。
- [7] 严格地说“受益”也是一种受影,所以能用于属格被动句式。从这一点看,受益应视为受影被动句的派生用法,有别于一般的中立被动句。
- [8] 除了“由”以外,“他的功绩至今仍为大家所称道。”中的“为……所……”等也可以视为回避受影的用法。

参考文献

- [1] 李珊.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2] 沈家煊.“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J].中国语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
- [3] 王亚新.非宾格动词结构在日汉语中的表现[C].日语研究: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2-60.
- [4] 王亚新.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受動文に見られる類似点と相違点[J].東洋大学人間科学研究所紀要,2016(18):41-63.
- [5] 袁毓林.论元结构和句式结构互动的动因、机制和条件——表达精细化对动词配价和句式构造的影响[J].语言研究,2004,24(4).
- [6] 木村英樹.漢語被動句的意義特徵及其結構上之反映[J].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1997(26):21-35
- [7] 木村英樹,楊凱榮.授与と受動の構文ネットワーク——中国語授与動詞の文法化に関する方言比較文法試論[C].ヴォイスの対照研究——東アジア諸語からの視点.東京:くろしお出版,2008:65-91.
- [8] 久野暉.新日本語文法研究[M].東京:大修館書店,1983.
- [9] 柴谷方良.迷惑受身の意味論[C].日本語文法・体系と方法.東京:ひつじ書房,1997:1-22.
- [10] 杉村博文.中国語の受動概念[C].筑波大学現代言語学研究会編.次世代の言語研究Ⅲ.2004:29-44.
- [11] 鈴木重幸.日本語文法・形態論[M].東京:むぎ書房,1972.
- [12] 鈴木康之.日本語文法の基礎[M].東京:三省堂,1977.
- [13] 高橋太郎.現代日本語のヴォイスについて[J].日本語学,1985,4(4).
- [14] 高見健一.受身と使役-その意味規則を探る[M].東京:開拓社,2011.
- [15] 益岡隆志.日本語受動文の意味分析[J].言語研究,1982(82):48-64.
- [16] 益岡隆志.日语被动句及其语言类型学特征[C].汉日语言对比论丛:第7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1-12.
- [17] 松下大三郎.標準日本口語法[M].東京:白帝社,1961.
- [18] 村上三寿.うけみ構造の文の意味的なタイプ[C].言語学研究会編.ことばの科学:8.東京:むぎ書房,1986:103-149.

作者简介

姓名：王亚新(Wang Yaxin)

性别：男

单位：東洋大学社会学部

学位：博士(文学)

职称：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语法学,汉语语法学,汉日句式对比研究

通信地址：日本東京都文京区白山5-28-20東洋大学社会学部

邮编：112-8606

电话：03-3945-8771

E-mail: yaxin@toyo.jp